

天問
(下)

陳銓著



三十一

自從再造共和，大鬧四川以後，政治軍事無一樣不共和，然而就戲劇方面來講，却不惟沒有變得更共和而且變得一天天的不共和。從前在露天壩演的戲，現在大部分都掣在戲園裏邊演了，從前一個小錢不花，無論什麼窮光蛋都可以看的戲，現在却非買票不能入座了。自然，在戲園裏邊聽戲比露天壩聽得格外清楚！並且因為出錢多，所以名角也特別多；還有看的人少，所以也沒有也露天壩那樣鬧雜，什麼賣涼粉冰粉的擔子、賣「超首麵」的擔子，賣花生米沙胡豆的小攤，通通一律取消；不過戲劇漸漸地變成少數老爺太太小姐先生們的專有物了。害得沒有錢的窮光蛋，只站在戲園門口光眼看。

富順城在民國五年的秋天，居然也設立起戲園了。因為資本不夠，所以暫且把藥十廟的戲場壩，鋪一層地板，升起來同戲臺一樣高，上面作一個「騎馬

廳」，兩旁的「蘇樓」中排好了坐位。戲場裏賣正座，左邊「蘇樓」賣女座，右邊「蘇樓」賣普通座。特聘了許多成都瀘州的名角。如像超等文武小生董月清。超等文武花旦羅桂雲，六十歲還唱閨門旦的劉三鳳，著名武把子的曹黑娃，同老媽子一模一樣的老旦黃馥蘭……還有許多的副腳，也無暇細述了。戲園成立以後，富順縣的紳士們，又添一種娛樂了。即如陳太太從前老喜歡打牌，慧林來家以後，她喜歡同她談天，不過現在她却喜歡看戲。有時鵬運陪着她去，有時慧林陪着她去。如果兩人都不得閑，她就叫王媽陪着她去。她越看越想看，除了有特別事情以外，差不多每天看，陳太太現在簡直是一個「戲迷」。

這一天戲園的門口，和公共貼廣告的地方，都有金字紅紙的戲報，大大的寫着，曹黑娃的盜銀瓶，劉三鳳的絳霄樓，董月清羅桂雲的青梅配。這幾幕都是他們手拿好戲，從來戲園裏沒有在同一天裏有這樣多名角出臺，而且通通演這樣的好戲，這次要不看以後真是千載難逢了。

在開演前兩點鐘，戲園就擠得滿滿的了，後來的人，連坐位也沒有，只好站着看，再後來的，票也不能買了。靠近戲臺旁邊最優等的地方，坐着好些軍官，還有一些穿馬褂的紳士，他們椅子後面都立着擎手鎗的兵。

林旅長雖然在看戲，他的心好像不在戲上。他一雙眼睛，不住向左邊「蘇樓」上女座裏來回瞭望。忽然他對靠近他生着一位軍官悄聲道：

「何三，你不是說慧林今天一定令來看戲嗎？怎麼沒有見人呢？」

「你的眼睛真不管事，我早已瞧見了。」

「那裏？」

「蘇樓上中間的柱子往右數第十二一位老太太的後邊。那位老太太就是她丈夫陳鵬運的母親。」

雲章照着何三講話，往右看去，果然見着慧林。雲章同慧林相別雖然已經三年，慧林還是一樣的美麗。面龐還不是一樣地鮮紅嬌嫩，眼睛還是一樣地醇

人，頭上現在却不梳雙髻了，身上穿的也不是學生裝了。她面上淺淺搽了一點脂粉，身上穿一件淡紅的綢衫，因為天氣很熱，她掣了一把白牙骨，綠葉子，扇頭有綢羽的扇子。她兩隻眼睛，不轉地看着戲臺上，臺上正作的是青梅配。

孫桂雲裝青梅，董月清扮張生，黃馥蘭演張生的母親。起初張生因為家貧無米，一家人吃糠，黃馥蘭演吃糠時的情景，真是惟妙惟肖，後來她忽然吃梗了，半天換不過氣來，白眼上翻，張生連忙上前去扶着他，替她捶背，不住地叫喚母親。悽慘的情形，令許多觀眾忍不住流淚。

後來青梅黑夜裏掣住銀兩，偷到張生家裏。她把銀兩這裏放也不好，那裏放也不好，最後她掣來放在腿裏夾住，走路時一跳一跳的，觀眾都大笑起來。她看見觀眾笑，她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笑，因為要想當太太，這是說不來的事情。」觀眾又是一陣大笑。

青梅跳進去，張生掣着書本走出臺來，這就算他在屋裏深夜攻書。青梅走

來敲門，張生請她進去。青梅要說明來意，又說不出口，張生也一點不懂，這個時候，全場裏都聚精會神，咳嗽也不咳一聲，有時青梅含羞難過的樣子，講幾句支吾的話，又引起觀衆大笑起來。

最後容易青梅把她愛張生的話說完了。張生却板起面孔講道：「子之愛我，爲我賢也。昏夜之行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爲賢者爲之乎？」董月清搖頭擺尾、酸氣冲天的樣子，拋完了這幾句文，觀衆又忍不住笑了。

第二次青梅到張生的家裏，遇着張生的母親，兩人談話，句句都很有趣，黃馥蘭演張生的母親，演得真像極了。看戲的人，一點不想到他們兩人都是男子扮的，簡直的爲他們真是一個老媽子，一個青年女郎。

她們分別的時候，張媽留青梅再玩一會。青梅答道：

「媽媽，我不能久待了，因爲我洗的衣服還沒有漂呢。」

「漂衣服嗎？用冷水漂還是用熱水漂？」張媽關心地問道。

「當然是用冷水漂。」

「你真是年青人，不懂事，以後千萬不要用冷水漂。」張媽莊重地道。

「爲什麼不能用冷水漂呢？我們通常都用熱水洗冷水漂，因爲冷水漂了，纔白淨。」

「你不知道冷水漂了要誤大事嗎？」

「要誤什麼大事？」青梅驚異道。

「對了，要誤大事！要誤大事！」

「什麼大事？」

「你一點也不知道嗎？」

「一點也不知道。」

「因爲手老放在冷水裏，將來不生兒子！」

青梅聽着這句話，滿面含羞地回頭跑進去了，全場都拍掌大笑起來。

青梅配唱完，接着又唱盜銀瓶絳霄樓。盜銀瓶裏，曹黑娃出來，打筋斗，翻倒提，撒扁擔，像風車子一般。臺上的桌子椅子，輕輕地一步跳過。從三張桌子高的地方，跳在地毯上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曹黑娃的武把子，真是名不虛傳。

劉三鳳雖然有六十歲的年紀，打扮起來，厚厚地搽上粉，紅紅地打上胭脂，還不覺得十分老。她那聲音之高，用氣之足，是誰也賽不過的，唱到絳霄樓中「萬歲王，天生就，萬歲王，天生就」幾句，雖然警廳貼着「禁止怪聲叫好」的布告，大家也忍不住叫起好來。

臺上的戲一幕一幕的都演完了。觀眾都高高興興的一路談着話由小巷裏擠出去，好些人都說，今天的是他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看見的好戲。

戲雖然這樣好，林旅長却自始至終，沒有留心看。有好些戲臺上開的笑話，問他，他都不知道！

三十二

過去這三年是雲章奮鬥最激烈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心裏最得意的時期。

三年前他離開了富順，曉行夜宿的到了成都。頭一天到成都已經天晚了，他只好在東門外直東街隨便找一間客棧住下。第二天因為不識路，坐了轎子去會萬常五，兩人會面，萬常五高興得跳起來。萬常五已經接團長的事了，因為雲章沒有上過軍隊，暫且派他當個秘書，在團部裏辦事。

雲南起義，川軍起初也同北洋兵一塊兒去打滇軍，萬團長一團人都開到前綫。第一仗打完，萬團長一團人只剩下四五百人。他同雲章率領殘卒，退到後邊，招了一千多土匪，合起原有軍隊約有一千六百多人。雲章勸萬團長把軍隊分成四支隊，每支隊號稱一千二百人。萬團長作公事往上呈報，果然上方立刻委萬團長為混成旅長，統率四支隊，雲章也被委為第一支隊長，再開赴前綫。

第二次開赴前綫，萬混成旅長同林支隊長都不像從前那樣賣氣力的傻幹了。
傻幹的只有北洋兵，由前綫退回來的沒有幾個，雲章却不客氣的，把退回的北洋兵，通通繳械，說是他們侵入了他的防地。那時正是打大敗仗的時候，誰也管不着誰，因此戰事一完，雲章手下居然真有一千二百餘人，快鎗也有七八百支了。

川軍反正以後，軍隊重新改編，萬旅長再招收好些軍隊，結果成了一個實際上的旅長，雲章成了一個真正的團長，

共和剛再造不久，「打漢娃」的運動又來。兩年多的戰爭，把雲章磨練成一個殺人不泛眼的魔王，全無心肝的動物，就連萬常五那樣直爽有良心的人，也漸漸變成殃民的軍閥了。他們性情的變遷，也用不着十分去感嘆，因為在四川那樣三等野蠻不入文化的軍營裏，本來就是很平常，很自然的事情。你一想到要改良他們，你差不多要想全殺盡了他們！

性情雖然變得殘酷無情，不過他們官運總算亨通，兩年中經了許多的戰事，經了幾次的改編，最後萬常五當了師長，雲章當了旅長。一個軍人在四川當了師長，就是說他作一部分地方的南面王。舉凡政治教育財政警察一切文武官吏，都由他委派，由他管轄。萬師長管轄了資州內江富順榮昌隆昌連封幾縣，在屬地當中總要算最肥美的地盤了。雲章因為是萬師長最得意的人，所以特別把富順內江兩縣劃歸他管。內江還不十分重要，富順因為有自流井的鹽稅，地皮却真是不少。

上方命令剛一下，萬師長立刻就職，所屬的軍隊，也迅速移防。雲章因為要到富順。臨行時特別去見萬師長一面，萬師長告訴他好生照管他的妹妹，叫她以後要常常給他寄信來，因為以後他師部在資州通信住址有一定了。

雲章到富順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聽慧林的消息。不打聽還可以，一打聽真把他肚子氣破，原來慧林已經嫁與鵬運了。三年多拼了性命去打仗，用盡了

心機去營謀，裁奪着今日的地位，滿心裏以爲可以達到目的，誰知早被別人佔去了。

在他盛氣的時期，他幾乎想立刻派一隊人去把鵬運抓來，馬上鎗斃，以洩心頭之恨。不過後來他仔細一想，不能這樣蠻幹，蠻幹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。

他回頭一想，同慧林分別已三年了，慧林又嫁了兩年多的人，恐怕早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美麗了。他想頂好是能夠見她一面，如果她還是同從前一樣的美麗，他再慢慢想辦法，如果已經減了顏色，他也許就不理她了。

但是要怎麼樣纔可只見慧林呢？

他正在打算的時候，忽然手下兵士進來通報，說門口有一位姓何的求見。

他想不起那一位姓何的，他告訴兵士叫他進來。一會客人進來，他定睛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多年不見的何三。

他一見何三，心裏非常生氣，責備他從前爲什麼要在縣公署裏供出他的名

字 幾乎把他也捉到法庭？他對朋友，就是這樣的義氣嗎？何三那一天林旅

長進城，他一眼就認識他了，他知道他見雲章，雲章一定要生氣，不過他營副官的事體，早就掉了，現在生活一天天的困難起來。並且要躲雲章也躲不過，到不如親自見見他，也許雲章還能寬恕他。他同雲章相處很久，他深知雲章的性情。雲章爲人自信力極強，無論你怎樣厲害的人，他都不怕，凡是服從他的人，他都寬容。他現在既然去服從他，他想雲章一定會寬容他的。

果然，雲章發了一陣氣以後，何三略略解釋了幾句話，雲章也就顧念舊日交情，寬容他了。雲章心裏還高興的，就是他現在正用得着他。第二天雲章簡直委了他一個掣薪水不作事的閑差使。

由何三的口裏，雲章知道一切詳細經過的情形。他問何三他怎樣可以見慧林，何三說見慧林比什麼都容易，因爲慧林常常陪着陳太太去看戲，他去探訪好她們那天去看戲。雲章再去，沒有看不見的。

那一天在戲園裏，雲章果然再見了慧林。

這一見，把雲章從前對慧林的感情，又重複弄得熱烈起來，因為慧林不但沒有減色，反轉比從前更增加美麗了。尤其是慧林那一雙眼睛，雲章一看見立刻就不能自主起來。慧林，慧林，你爲什麼生得這樣好？你爲什麼這樣迷人？

演戲的時間，雲章不斷地去偷看慧林，越看越愛。有兩次，慧林也回眼看他，面上露出驚疑的樣子，以後她再也不回頭看。戲完後，雲章回旅部，仔細的想，要怎麼辦？

要去開慧林嗎？他是絕對辦不到的，並且他也不願意的，因他平生作一件事體，既然起了念頭，無論如何也得要他成功的。要想法子再得慧林嗎？這是怎麼辦得到的事情？慧林已經嫁人了，已經出嫁兩年多了。慧林品格素來就很高潔，既然嫁了鵬運，當然是沒有方法可以親近她的。從前慧林雖然對她

表示過好意，並且允許他作朋友，不過也終於朋友而已，愛情只是限於單方面的。現在慧林已經嫁了人，再拏愛情來動她，也是毫無用處了。

並且他還知道陳家是有名的書香人家，慧林雖然是對於婚姻觀念比較開通，然而陳太太却是一個「老古板」，就算鵬運死了，慧林也難有希望再嫁的。這個事體，看起來大概是毫無希望了。

但是丟開嗎？他如何丟得開？

慧林一雙眼睛太可愛了！

他拏了一張紙，用一支鉛筆，把和這件事體有關係的人都寫出來，一個個的分析研究。他列出來的是：

陳鵬運

張慧林

陳太太

張老板

懸林的母親

萬常五

萬常五已死的妹妹

何三

林雲章

他仔細地分析研究他們每人的個性；每人所處的地位；每人與其他每人的關係。一個個依次序地分析研究到了萬常五同他的妹妹，他忽然在桌上大拍一掌，狂笑一聲，把紙撕得粉碎。

勝利之神，明明地在前面，向他招手，向他微笑。

三十三

一星期後，萬師長派了兩位調查員，一連兵士，到富順來。他們直接到雲章的旅部住下，說是奉了師長的命令，有要緊的公事，他們也不說明什麼事，旅部裏誰也不都知道是什麼事情。

第二天早上天剛亮，兩位調查員帶起一連兵士，一躺跑到陳鵬運家裏來。陳太太同鵬運在林都在夢中，聽見打門的聲音，王媽出去開了門，兩個兵士立刻看住王媽不許她走。他們盪擁進去，到處翻箱倒篋的搜，陳太太及鵬運兩夫婦連忙起來，調查員也立刻派人監視，他們的行動。

搜了差不多一點鐘，到後來兩位兵士從花園出來，滿衣袖滿手都是泥，手裏擎着三枝手鎗，兩帶子彈，說是在桂樹下邊挖出來的。一位留「仁丹鬚」的調查員厲聲對鵬運道：

「奉師長命令查辦陳鵬運私藏鎗枝子彈。現在已經查出證據了，還有大批的鎗枝子彈呢？」